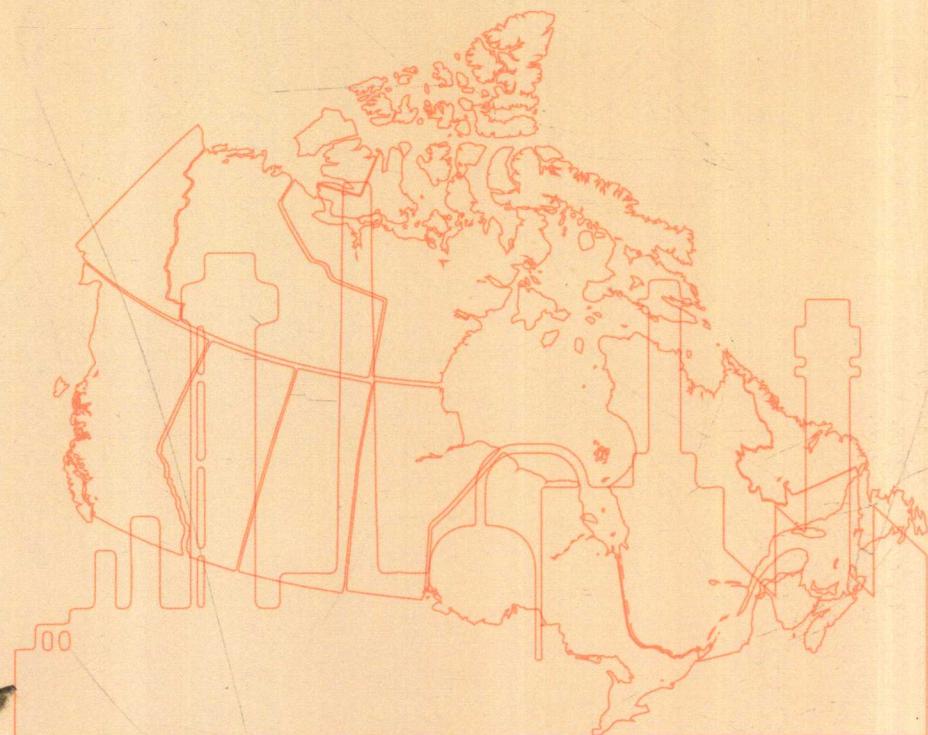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ANADIAN NATIONALISM  
DURING THE EARLY FEDERATION

联邦初期

加拿大国家主义的  
构建研究

徐丹  
著



#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ANADIAN NATIONALISM DURING THE EARLY FEDERATION

## 联邦初期 加拿大国家主义的 构建研究

徐丹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邦初期加拿大国家主义的构建研究：汉、英 / 徐丹著.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135-9961-0

I . ①联… II . ①徐… III . ①国家主义－研究－加拿大－汉、英 IV . ①D771.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3469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李婉婧  
封面设计 郭 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961-0  
定 价 78.9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mailto: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mailto: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mailto: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99610001

本书为“2017年度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L17ASS001)。

# 序

我们在研究加拿大学者著述的时候会发现，加拿大是一个比较讲求文化传统的国家。他们对这个国家历史的自我认识，有许多是传统的传承、是无言的认知。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学者却要用许多研究才能捕捉到其所以然。这三四十，中国的加拿大研究虽然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是加拿大史尤其是加拿大早期史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影响我们了解和理解如今的加拿大。令人欣慰的是，徐丹的著作《联邦初期加拿大国家主义的构建研究》不仅弥补了我们的缺憾；更为重要的是，大大提升了中国加拿大早期史的研究水准。

徐丹以加拿大联邦初期国家主义的构建过程为切入点，通过对“加拿大第一运动”的考察，分析了国家主义对加拿大建国历程的影响。这本著作在选题立意、研究方法、文献资料和观点创新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是国内第一本对加拿大国家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

依我的理解，徐丹讨论的“国家主义”对应的英文应该是“nationalism”，而非“statism”。众所周知，加拿大曾经先后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存在法裔和英裔两大创始民族。那么在1867年自治领成立前后，加拿大国内是否存在一种“国家主义”，就需要抽丝剥茧，找出事实真相。对西方任何一个大国的国家主义的描述，都没有像对加拿大国家主义的描述这样吃力。首先，加拿大的国家主义在立国之初并没有呈现出显性特征，这主要源于加拿大殖民地历史的复杂性；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移民潮导致来自不同国家、信仰不同宗教和言语肤色各异的族群缺乏对加拿大统一的认同。但是不要忘记，在1864年魁北克会议上，法裔是心甘情愿坐下来和英裔商量建立自治领的事情。自那时起，加拿大的“国家主义”就不只体现英裔的意愿，而是两个族裔拧在一起的，是全加拿大的国家主义。或许这可以解释极端多元化特征的加拿大为什么能长治久安、分而不散。加拿大的语言分英语和法语；法裔居住在相对集中的区域；各族群也都相对隔离，相安无事。这些加拿大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我认为，他们就是一些既不想成为英国人更不想成为美国人的人，

这些意愿在“加拿大第一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非常幸运的是，徐丹用活泼的语言、精致的翻译和中肯的分析为我们展现了早期加拿大国家主义构建这一宏伟的画卷。这本著作虽是一本专门史，但也不失为一本北美历史与文化的教科书。

杨令侠

2017年10月

# 前言

地处北美大陆的多族裔国家加拿大，从 1867 年内部离心离德的“英属殖民地联合体”（Community of British Colonies）发展到今天一个拥有主权的世界工业强国，仅仅用了 150 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加拿大数次经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加拿大每次都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巧妙化解危机，不仅巩固了联邦的存在，还最终走上一条独立富强的发展道路。追根溯源，加拿大国家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正是在该理念的引领下，加拿大民众才逐渐摆脱殖民地居民的心态，以一种自力更生、自尊自强的独立精神打造加拿大的光明前途。

追根溯源，加拿大自治领从 1867 年成立伊始，以英裔为首的政治精英以及文人志士就在探索国家主义的本质与内涵。诚然，该主义在立国之初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显性特征，这主要源于加拿大历史的复杂性。加拿大先后遭受法国和英国的殖民统治，结果导致英法两大创始族裔对国家主义拥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对自治领的未来发展也存在有限认同。一方面，对于那些早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就拥有主流身份的英裔而言，加拿大国家主义等同于一种建国动力。他们衷心希望以此为据同化法裔和其他族裔，将加拿大建成一个以不列颠帝国体制为范本、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为主体的英联邦国家；另一方面，以魁北克为阵地的法裔，虽然从 18 世纪 60 年代起就自愿接受英国的统治，而且也从未阻挠过加拿大联邦运动，但从根本上讲，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基本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始终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力争在联邦体制下捍卫法语及罗马天主教教义在魁北克省的优势地位，加拿大国家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无异于一种狭义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位于自治领南部的美国也利用英法裔分裂的国家主义理念屡生事端，试图从经济乃至政治上兼并加拿大。

1867 年加拿大自治领的成立为英裔倡导的国家主义提供了发展契机与空间。1868 年，在新生自治领百业待兴的艰难时刻，五位关心自治领建国事业的英裔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名为“加拿大第一”（Canada First）的爱国主义运动，希望借助加拿大国家主义的力量培养民众的爱国意识，

对内促进加拿大各族裔的团结与统一，对外提升加拿大在英帝国内部的地位，同时摆脱美国的控制与影响，并适时引领加拿大联邦步入主权国家的行列。该运动兴起之初，成员们普遍坚持在文化层面宣传国家主义，希望通过挖掘自治领的历史根源、弘扬加拿大本土文学、创办高等学府、倡导爱国主义教育等方式，激发加拿大人对自治领的热爱之情和对加拿大独立成国的坚定信念。

随着“加拿大第一运动”影响力日益增强，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该运动的多数成员不再满足于仅仅在文化和文学领域宣传国家主义的宗旨，转而涉足自治领的政治舞台，并成立了一个旨在推动加拿大独立成国的新政党——“加拿大第一党”。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加拿大国家主义的构建工作，但是，由于缺乏成熟的施政纲领和富有才干的领导者，“加拿大第一运动”参政两年便以失败告终。1888年，这场运动因其灵魂人物威廉·福斯特的辞世而彻底退出公众的视线。

“加拿大第一运动”终而不结，从1868年的悄然兴起至1888年的寂然谢幕，这一特殊时段在加拿大国家主义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见证了以英裔为首的加拿大爱国人士如何在步履维艰的困境中向公众输入爱国情感和建国意识，为加拿大最终跃身为一个拥有内政外交的主权国家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尤其重要的是，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这场运动的深远影响已经成为一种有形的力量，为加拿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逐渐摆脱来自不列颠和美国的干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具体而言，约翰·麦克唐纳总理借鉴“加拿大第一党”的施政纲领推行“国家政策”，成功地将加拿大国家主义的理念输入到自治领的经济建设当中；加拿大英裔爱国者以国家主义为武器，坚决抵制美国发起的商业联合运动，从而打消了美国对加拿大实施政治兼并的意图；“加拿大第一运动”的拥护者将国家主义的构建同帝国联邦联盟运动有机结合，成功地提升了加拿大在不列颠帝国内部的国家地位；以查尔斯·罗伯茨为代表的一众诗人和作家，怀着对自治领的挚爱之情，在文学领域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加拿大第一运动”。

20世纪初期，在国家主义激发的日益强烈的建国激情的感召下，加拿大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色，不仅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参战的宗主国——英国，战争结束后加拿大还以独立代表的身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既为加拿大自治领赢得了国际声誉，又提升了它在不列颠帝国内部的自治地位，为其最终于1931年正式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谋得良机。

本书以史实为依据，聚焦“加拿大第一运动”的爱国举措，通过呈现联邦初期加拿大国家主义的构建过程，揭示该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本质与内涵，探索其对自治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并归总加拿大国家主义对自治领最终获得主权地位的贡献与作用，从而恰当地界定国家主义在加拿大早期史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无论对于相关的学术理论探索，还是对多民族国家创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本专著的研究宗旨及学术价值所在。

# 目 录

第一章 综述.....	1
第一节 加拿大国家主义的界定 .....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概论综述 .....	11
一、联邦成立后加拿大国家主义的本质与内涵研究 .....	11
二、加拿大国家主义同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关系研究 .....	16
三、加拿大国家主义中蕴含的反美主义实质研究 .....	19
第二章 殖民地时期加拿大国家主义的萌起与发展.....	23
第一节 殖民地时期加拿大主要族裔的历史背景 .....	24
一、新法兰西时代的法裔 .....	24
二、英属北美时代的英裔 .....	27
第二节 不列颠帝国效忠派与加拿大国家主义 .....	30
一、效忠派诞生的历史背景 .....	31
二、效忠派的加拿大归属感 .....	37
三、效忠派国家主义的发轫 .....	43
第三节 英属殖民地改革派与加拿大国家主义 .....	47
一、新移民对加拿大国家主义根基的构筑 .....	48
二、改革派对加拿大国家主义的暴力诉求 .....	53
三、德拉姆勋爵代言的加拿大国家主义 .....	58
第四节 “新国家理论”对加拿大联邦运动的影响.....	62
一、托马斯·达西·麦吉的加拿大国家主义情结追踪 .....	62
二、启迪加拿大建国意识：“新国家理论”的总目标 .....	68
三、畅谈加拿大联邦之梦：“新国家理论”的宣讲人 .....	75
四、揭露芬尼党人阴谋：“新国家理论”的殉道士 .....	79
第三章 “加拿大第一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国家主义的倡导与诠释.....	85
第一节 呼唤国家主义：“加拿大第一运动”的悄然兴起 .....	85
一、自治领初建之际加拿大国家主义状况 .....	85
二、“新国家理论”对运动发起人的影响 .....	92
三、从“角房论坛”到“加拿大第一运动” .....	96

第二节 诠释国家主义：“加拿大第一运动”的理论基础.....	98
一、查尔斯·梅尔的西北天定命运理论 .....	98
二、乔治·丹尼森上校的军力兴国理论 .....	104
三、罗伯特·哈里伯顿的北方人种理论.....	112
第三节 宣传国家主义：“加拿大第一运动”的社会活动.....	118
一、参与西部地区开发 .....	118
二、声讨梅蒂人的叛乱.....	122
三、成立移民救助协会.....	128
四、抗议《华盛顿条约》 .....	132
<b>第四章 “加拿大第一运动”在政治领域对国家主义的推广与传播...</b>	<b>138</b>
第一节 以构建国家主义的名义成立政党 .....	138
一、“加拿大第一运动”进军政坛的原因 .....	139
二、参与议会选举寻找国家主义代言人.....	143
三、“加拿大第一运动”建党之梦的实现 .....	148
第二节 “加拿大第一运动”的从政举措 .....	151
一、颁布施政纲领为自治领建国铺路 .....	151
二、创办《国家》周报宣传国家主义 .....	156
三、成立俱乐部为精英提供议政论坛 .....	164
第三节 新政党领袖阐释的国家主义内涵 .....	167
一、爱德华·布莱克结缘“加拿大第一党” .....	167
二、欧若拉演讲中宣泄的自治领建国精神 .....	170
三、由欧若拉演讲引发的加拿大媒体争议 .....	173
四、“加拿大第一党”稍纵即逝的政治春天 .....	177
<b>第五章 联邦初期加拿大国家主义构建的主要标志.....</b>	<b>184</b>
第一节 太平洋铁路工程中蕴含的加拿大国家主义 .....	184
第二节 加拿大国家主义同美国商业联合运动的较量 .....	189
第三节 加拿大国家主义对帝国联邦联盟运动的影响 .....	197
第四节 联邦诗人对加拿大国家主义的传承与发展 .....	203
<b>结语.....</b>	<b>210</b>
<b>参考文献.....</b>	<b>222</b>
<b>后记.....</b>	<b>247</b>

# 第一章 综述

## 第一节 加拿大国家主义的界定

国家主义一词源于英语单词“nationalism”。根据多卷本《牛津英语字典》(*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的解释，“nationalism”是一个多义名词，主要有三种含义：其一，爱国主义情感、信念或成就(patriotic feeling, principles or efforts)；其二，一种以本国优越性为荣的极端爱国主义形式(an extreme form of patriotism marked by a feeling of superiority over other countries)；其三，对某个特定国家谋求政治独立的拥护(advocacy of political independence for a particular country)。<sup>1</sup>显然，“nationalism”既可以译为“民族主义”，也可以译为“国家主义”，具体释义由该词的使用范畴和所处环境所决定。

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初，国家主义的内涵通常同民族主义相互重合，而民族主义一词又源于“民族”(nation)，因此，任何有关国家主义的研究都必须首先厘清民族的内涵。正如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言：“若想一窥近两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sup>2</sup>

如果单纯从词源学分析，英文“nation”的拉丁语词根为“natio”，具有“出生”和“来源于女神”之意，同时，“nation”又出自古希腊

<sup>1</sup> 张芳杰，《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8年版，第750页。

<sup>2</sup>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国家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文“ansci”的过去分词“natus”，专指“生育”之意。<sup>1</sup>显然，从词源的角度上看，民族一词并无政治含义。不过，人们普遍青睐于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诠释该词。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认为，对民族概念的定义可分为强调客观因素（如语言、宗教、习惯、领土、制度），以及强调纯主观因素（如行为、感受、感情）等两大类。<sup>2</sup>强调客观因素的代表性人物是约瑟夫·斯大林。在他看来，“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sup>3</sup>强调主观因素的代表性人物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象成天生拥有边界和至高无上的权威。”<sup>4</sup>

比较而言，安德森的定义更具有典范性，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民族的本义与内涵同国家的构建密切相连。马克斯·韦伯对此解释说：“民族是一个明确宣称要培养国家情感的群体，因此，民族是一种通常趋于建立自己国家的共同体。”<sup>5</sup>加拿大学者约翰·艾沃特也将民族视为国家的同义词，并主张从政治学而非人种学的角度去理解民族的内涵。根据他的定义，民族是“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由人组成的群体”，“独立存在、具备自治能力、拥有主权”，“能够同其他国家保持关系”。<sup>6</sup>

民族的概念被欧美等地区的国家采纳后，也主要用来指“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中的统治民族，即以本民族为主体建立现代国家的民族。因此，民族的概念直接与国家的概念或者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自治相关联”。<sup>7</sup>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断言，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人的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如果某个特定领土上操某种特定语言的人，根据共同的成员资格而坚定地承认相互之间的权利与

1 巴特·范·斯廷博根主编，《公民身份的条件》，郭台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8页。

2 安东尼·史密斯[英]，《国家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2版)，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3 Joseph Stalin. “The Nation”, in Bruce Franklin, ed., *The Essential Stalin: Major Theoretical Writings 1905-1952*. London: Groom Helm, 1973, p.61.

4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Second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p.6.

5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91, p. 176.

6 J. S. Ewart. “The Kingdom of Canada”, in Carl Berger ed.,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1884-1914: A Conflict in Canadian Thought*. Toronto: Copp Clark, 1969, pp. 82-84.

7 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义务的时候，他们便成为一个民族。<sup>1</sup>霍布斯鲍姆还就民族和国家的密切关系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即：民族一旦离开了国家这个政治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sup>2</sup>

正如民族同国家具有令人难以区分的内涵一样，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同样密切相连。当前中外学术界对国家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存在很大差别，有人将其等同于民族主义，有人则将其视为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徐大同在其主编的《当代西方政治思潮：70年代以来》一书中，针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划分。他认为，民族主义虽然同国家主义关系紧密，但是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作为构建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不可或缺的二位一体理论基础。从形式逻辑上讲，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并列关系；从辩证逻辑上讲，是相互包含关系。民族需要国家权力来保存和发扬其民族性格，国家也需要民族大家庭来维护和增强其权力，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相互结合导致建立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时尚。<sup>3</sup>另一位中国学者何新也在专著《论政治国家主义：何新近期政论》一书中指出：“国家主义的中心是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也是一种关于国家组织和功能的理论，也是关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理论。它与近代政治民族主义一同兴起于15世纪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由马基雅弗利首先提出，并且从那时起，就成为西方宪政体制、法权体系和国家理论的根本性基础之一。”<sup>4</sup>

通常来说，国家主义的产生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息息相关。1789年，流亡英国的法国人奥古斯丁·巴洛（Augustine Barlow）首次使用国家主义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sup>5</sup>此后，该词便在很大程度上同国家构建等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约翰·布劳伊总结说，“国家主义不仅是一种寻求和掌握国家权力的运动，还以自身存在的理由证明上述行为的

1 厄内斯特·盖尔纳[英]，《民族与国家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英]，《民族与国家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3 徐大同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70年代以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4 何新，《论政治国家主义：何新近期政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5 马起华，《政治学原理》(下册)，台北：大中国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1080页。

正当性。”<sup>1</sup>美国学者汉斯·科恩也认为，“国家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状态，它离不开民族这个载体，所谓国家主义的内涵，就是民众对自己的民族国家怀有至高无上的忠诚。”<sup>2</sup>另一位美国学者劳伦斯·卡普兰更是强调指出，国家主义的实质就是“人民把民族国家作为最高效忠对象”。<sup>3</sup>

德国古典哲学家约翰·费希特是把国家主义同国家构建有机结合的代表学者之一。1806年普法战争爆发后，普鲁士接连遭遇败仗，沉重地打击了德意志民族的自信心。从1807年至1808年间，对自己的祖国满怀深情的费希特连续发表了14篇《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这些演讲稿的核心内容都是向目光短浅、慵懒麻木的同胞灌输一种建国理念。费希特认为，国家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精神意义，国家不仅是一个物质实体，更是一个精神实体。为此，他将国家主义界定为：“恢复德意志的民族斗志，依靠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信念发奋图强，为塑造一个新时代、建立一个新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斗争的精神。”<sup>4</sup>费希特在演讲中一再强调国家主义构建的前提是“激发人民对国家的效忠与热爱”。他说：“我们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于，每个公民连同其全部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服从于国家，更加在内心受国家影响而成为它的工具，并且国家力图使这种服从变得普遍和全面。”<sup>5</sup>在费希特看来，国家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个人的责任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拥护国家，爱护国家，保卫国家，振兴国家。为此，他坚称，实现国家主义的首要前提是消灭利己主义，因为“私欲是一切腐败的根源……是对义务和荣誉的懈怠”，尤为甚者，“一个民族会被私欲彻底腐蚀”。与此同时，费希特毫不讳言全民教育的普及对培养国家主义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尽管全民教育属于人文精神领域的范畴，他却使其“内容上凝结着国家意志，精神上灌输着国家主义情绪”。他对此解释说：“这种需要悉心培养的精神直接体现了一个人对祖国的高度热爱——视尘世生活为常态，把祖国理解为这种永恒生活的载体。”事实上，费希特在发

1 John Breuiu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

2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8, p.26.

3 Lawrence S. Kaplan. “Nationalism”, in Alexander DeConde,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8, p.610.

4 Max Wundt. *J. G. Fichte*. Stuttgart: Fromman Verlag, 1976, pp.202-203.

5 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81页。

表上述演讲时，德意志（Germany）还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通指40多个彼此分离的领地，而非一个统一的国家实体。但是，费希特坚信：“只要遵循国家主义这一立国根本，总有一天，德意志会以强国之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sup>1</sup>

费希特的国家主义理论出台后受到大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德国知识分子的热烈追捧，他们纷纷以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自居，通过各种方式向民众灌输国家意识，为1871年德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比较而言，英裔加拿大人倡导的国家主义同德国知识分子的目的如出一辙，都是以组建一个民族国家为目的。事实上，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种以殖民地联合为目的的观念就已经在加拿大初露端倪，尽管彼时尚未发展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但这种朦胧的建国意识无疑奠定了联邦初期加拿大国家主义的构建基础。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本书关注的加拿大国家主义主要是英裔倡导的爱国精神，这主要源于加拿大独特的建国历史和复杂的民族关系。加拿大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暴力取得独立地位的，也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建立一个契约社会。坦率地讲，加拿大的诞生是殖民地精英与英国政府共同探讨和商议的结果。这种和平渐进式的立国方式导致加拿大的国家主义始终面临一种尴尬和复杂的处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研究者对其本质的理解与诠释的困难。另外，加拿大在历史上相继遭致法国和英国的殖民统治，同时拥有法裔和英裔两大创始民族。虽然这两个民族在新大陆共享一个家园，但他们之间固有的民族矛盾导致彼此恪守的国家主义呈现一种对立状态。由于法裔文化在加拿大联邦初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法裔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核心利益，从而保住法语和天主教在魁北克地区的优势地位，从根本上看，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非国家主义。比较而言，英裔文化早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代就占据着统治地位，并直接领导了殖民地的联合运动。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后，英裔精英们倡导的建国理念旋即成为一种具有显性特征的加拿大国家主义。该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号召民众以整个加拿大的利益为重，通过遵循不列颠体制来促进自治领的进步与独立。由于英裔在地理位置、人口构成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所占据的统治地位，他们的国家主义宗旨自诞生之日起就上升到国家认同的层面，毫无悬念地

<sup>1</sup> Gregory Moore, ed. *Fichte: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47.

成为加拿大国家主义。

就联邦初期加拿大国家主义的本质而言，学者们意见纷纭，难达共识。长期致力于加美关系研究的加拿大学者简·布鲁切斯教授将加拿大国家主义界定为“加拿大人的国家感情”(Canadian national sentiment)，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加拿大人对自己的祖国产生一种真情实感，并以此为依托，保护加拿大特性的存在和发展，尽最大努力防止加拿大在政治上被美国吞并。不过，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其实很难具体描述加拿大国家感情的本质，尽管它是确保加拿大独立的重要卫士。”<sup>1</sup> W. P. M. 肯尼迪将国家主义界定为一种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共同精神(common spirit)，并强调要在加拿大的历史轨迹中搜寻这种精神的本质。<sup>2</sup> A · 布雷迪则认为，19世纪不列颠海外殖民地生活的主打色调就是国家主义运动，“这种国家主义在所有自治领都具备一些共性：它成长于各移民共同体(immigrant community)当中，同母国在政治上没有完全脱离联系，而且保持着对母国血统的忠诚；它的文化根基来自一个更古老的土地，在历史上找不到专属自己的灵感，因而对自治领的情感比较肤浅和脆弱；它的国家主义诉求来自当前的成就和未来的希望，而不是一种充满史诗的过去，或者反抗压迫的寓言中。”<sup>3</sup>

由于国家主义是近代社会的一种现象，不是一种普遍需要的自动发生物，它的历史性决定它属于一种文化而非心理现象，能在特定范围内以各种形式发展或消亡。为了尽可能客观公正地阐释加拿大国家主义的本质与内涵，卡尔加里大学教授罗杰·吉布森建议研究者“根据特殊的社会条件调整加拿大国家主义的具体含义”，“将其同加拿大的历史演变进程结合起来”。<sup>4</sup> 有鉴于此，本书在研究加拿大国家主义时，首先将其囿于联邦初期“加拿大第一运动”的发起者所倡导的一种政治信念。虽然有少数学者认为该时期的加拿大国家主义文化特征浓郁，但是，包括道

1 Jean Bruchesi et al. “Canadian-America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 No.4, July, 1931, pp.493-503.

2 W. P. M. Kennedy. “Nationalism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II, 1921, pp.7-8.

3 A. Brady. “Dominion Nationalism and the Commonwealth”,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Abstract?fromPage=online&aid=9139610&fileId=S0315489000020375.2014-11-22.>)

4 Roger Gibbins. “Models of Nationalism: A Case Study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in the Canadian West”,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0, No.2, June, 1977, pp.341-373.